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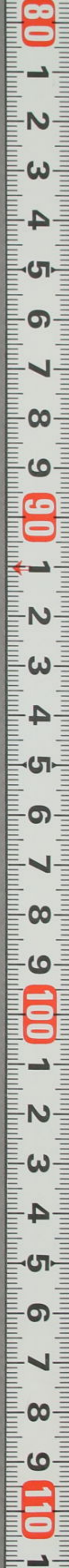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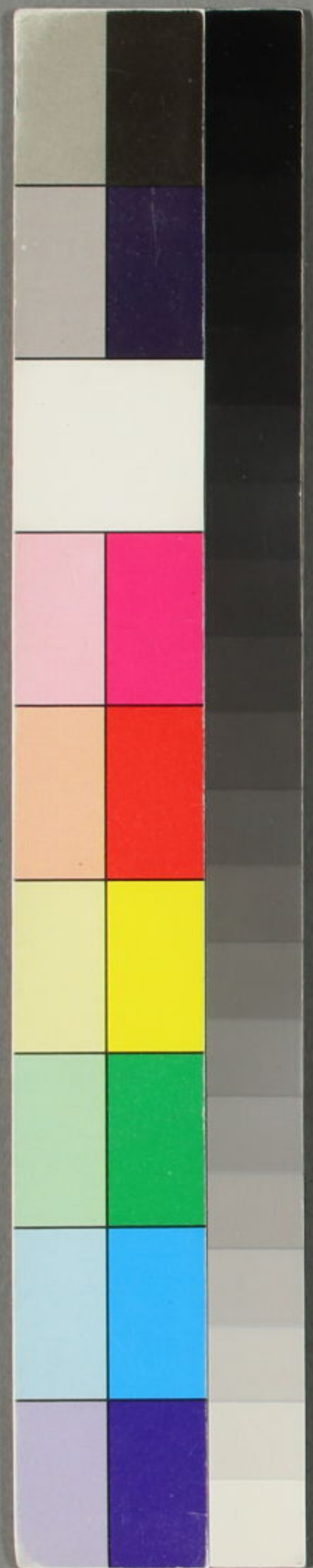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二

□ 12

2960

6



春秋左傳卷十一 宣公盡

十八年

經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月楚子

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

九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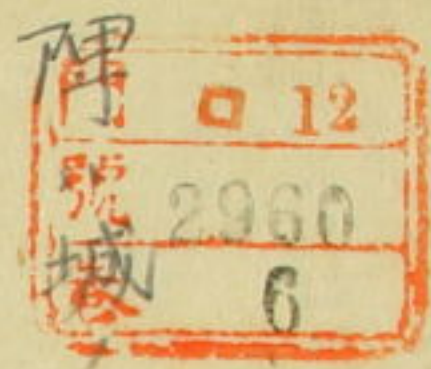
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行成不

行成不





垣

江南楚國

九縣曰ヤウニ

幾鄭國ヲ領スルヲロフヤ

吉、上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

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臯門、至于達路、塗、方、九、軌、日、達。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

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

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

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潘尫入盟、子良出

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郤缺。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

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

下軍、代、樂盾。樂書佐之、樂盾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

左傳

卷十一

二

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

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

民焉用之栢子林父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

曰善武子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政事典

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禮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畢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微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政有經矣常

軍作君非

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日乘事不奸矣奸犯為

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

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

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

中權後勁中軍制謀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

左傳卷十一

追蓐ハハル為ニオヒシタ
カハルナリ

器物向フ方ハ後
動ク轅南一方向ハ前
知リナクハ楚軍日南
一趣クナリ

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洵曰於

鏢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鏢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

後取言武王兼弱取昧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各烈業也

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

也非文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莊子以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荀首莊子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兌下

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

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變兌為澤川壅為澤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

滅上下相和

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

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滅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

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

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

之謂矣譬彘子之違果遇必敗敵遇彘子尸之主此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韓獻子謂栢子獻

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

偏師陷故曰亡師故曰失屬彘子以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邲鄭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

也今汝陰周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反公聞晉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

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

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坎水之流乃為澤乃成臨

民之勞

楚之南在

三師八百餘人

逃臣八楚王ヲラス逃ハサレ
退クハ臣ハ晋人ナリ

左傳 卷十一

五

命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

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

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榮陽京縣東北

有管城敖部二山在榮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

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

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

儉以啓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誠先

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

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

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三傳

卷十一

五

為承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

伯善哉莊子趙朔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

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

前書詞自克庸

鄭三伐三入

閔凶不能文也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

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

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寡君

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大國之楚ヲサ入跡ハ人
數ノ足跡ヲサス

膳ハハ飲膳具ニ獻ス
ト云フ從者ハ鮑葵人
數ヲサ入身下詩

不欲崇和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也靡旌驅疾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也

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

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也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葵當其後

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為公族大夫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

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滎澤在滎

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旭之子趙旃

求卿未得旃趙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

往矣獻子卻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

命去之使去魏錡
初復逐也

二憾ハ趙海魏ニシテ
恨ムト同

和戰ノ末著セバ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

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

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合也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

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裳下曰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潘黨望

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

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入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

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

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左傳卷十一

九

士卒が争て舟に乘ラ
シテ指ラケルコト
或ハ先乘舟者恐
多乘テ沈舟以テ
テ舟ヲ禁ル者
ノ指ヲ不得乘故
至リ拘之

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

惟上軍在經所以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

書戰言猶有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

齊楚大夫右拒陳各楚子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

濟楚師藉猶假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魯

也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

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凡止軍中易乘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進廣兵楚人憇之脫扃憇教也扃少進馬還又憇

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

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顧曰趙

陸ハ一言車輪聲
坑
脱扃為ハ車上ニテ
脱ノ輕クスル
風ヲシメヌヨウ

緩ハ車ニヒルツナ

子ハ知カニ正ラサス

敵ノ子ヲ生捕テ取カヘニシ
ナケレバト云

復在後復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

緩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

從之知莊子下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

好箭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穀臣楚王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

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

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戰藏也橐鞘也詩美武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各耆致也言其三

曰鋪時釋思我徂惟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釋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

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

天下歸往求安定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此

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

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鯨

大魚各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

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

也爰於也言禍亂憂歸於怙亂者也夫特亂則鄭

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師

三日穀在傳二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也歌盡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

而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警言戒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晉再克城濮戰
克子玉殺之
三再克云云
楚再敗城濮戰
又子玉殺之
三再敗云云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冬楚子伐蕭宋華

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

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

呼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

麥麴
防藥

之

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
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何叔展言無禦曰目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

展視虛廢井而求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

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同盟于清丘原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

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

故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願

也華椒之罪累及其國秋亦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

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秋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清甚故曰惡之來也

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各背盟于夏大國罪之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

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

補注
字句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

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衛人以

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

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栢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

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二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

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

宋人城下通之斷之云八人通之云云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聞也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

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投袂振也袂袖也屨及於寤皇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與之言魯樂相子告高

宣子相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

字懷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

旅百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

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

秦人伐晉傳無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各兩下相殺之辭

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祀邑初稅畝公田之法七取其二今又履其餘畝復十仲孫蔑會齊

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大

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

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舍垢恐垢恥天之道

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待之衰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許

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

致遠... 晉君... 通... 故... 未...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賤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也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也僕御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各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

也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潞相晉侯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豐舒有三雋才言有才藝

勝人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宗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起豐舒奔衛衛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

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卒

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立
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
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犢之疾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

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

賞栢子狄臣千室栢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

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子字

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何父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

文王能用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

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而田十畝借民力而

治之稅以豐財也冬蠶生饑幸之也蠶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

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郟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郟伯姬來

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

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

也升殺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

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

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武子歸而講求典

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

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夏葬許昭

公無傳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

曰公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

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階而登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

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樂京廬郤克之介使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齊侯使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相子及斂孟高固逃歸

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

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栢子賁皇楚鬬

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千苗歸言於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及

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齊君恐不

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

沮ハ前ノ四子ノ左
右ノ沮メタマフ云フ

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

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

所以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

更受范復復范武子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易者實多易遷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詩小雅也遘速也君子

其類ニ相シテ
行フ者ハ鮮シ

次已亂於齊子郤子
或曰魯人其意
能已其禍者則必
從之增金之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

逞其志庶有豸乎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

唯敬二三子晉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

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以兄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

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

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滅伐齊公伐杞無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曰自外曰戕

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

以懲求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

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滅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夏公使如楚乞師欲

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秋邾人戕郕子

于郤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

出既而用晉師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率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

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

有寵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張大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

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

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

堊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既復命袒括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禮設哭位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卷十一

左傳卷十一

二下五

不能治也襄仲罪

治不能

季氏孟氏叔孫氏皆桓公之子孫故三桓云

以彌ハ足スリスル丁悲ノ甚キヲ表ス

春秋左傳卷十二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三月作丘甲 夏臧孫 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種不書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挾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春秋左傳卷十二年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無傳 無冰

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傳無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

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地晉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別

種不書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挾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 瑕垂之役 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 謝晉為平戎

劉康公

微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 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

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脩賦

繕完

治完城郭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

齊師必至ト一晉楚爭
齊楚同ヲ齊必當ヲ
伐ント云ト

同我ハ楚ハ齊ヲ
救故ニ圍ニテ共々
我圍ヲ伐ハ同

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

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

為卿故也鞏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盟于袁婁穀梁曰葦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

卒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

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鄆于蜀齊在鄭下

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秦項公山博縣西南項公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龍取

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

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子喪師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

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眾

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止次于鞠居鞠居衛地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

衛人賞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

軒縣關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入器車

君之所司也各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

號君之所司也各以出信為民所信信以守器不

失信則車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

服可保義以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不可此救ニ止ル了ハテキ
又ト云フ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

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五百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

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一本佐
作將為

左傳卷十一

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

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

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

下靡笄山各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與衆淹

久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

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

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

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

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

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不

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黑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

矢ノ主タルヲ折スル
病ハハ疵ケイタイ

左傳卷十一

輪御猶不敢息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識

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

故中御而從齊侯居申代御者自非元帥邴

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齊侯不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其右斃于

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欲使立其處韓厥俛

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絙馬丑父寢於鞞中鞞

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絙也

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

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本但為

辟右左大將能

寓乘人乘居車

地ニカマレテ此ヲ

執繫馬齊侯馬

攝官ハ齊國ノ官
以ルルコト官人少キヲ
タスヤト云テ凡テ
晋國ニ運シテ行
クンハ云詞ニル
取飲リハ齊國ト丑父
位ヲ易テ居テ故此
時公ヲ免レタリ

請不欲乃過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

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

攝承空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

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重其代心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

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

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

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玉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蕭同叔子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命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

物相也
見昭三
十二年
與此注
不同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其宜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

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失關四王之

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周伯齊桓晉文也役事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弃

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諫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

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麇

我亦得地齊歸而紆於難齊服則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

賦輿猶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歸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

晉師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上燮欒

書史闕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

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

天所授
晉大夫
盟主
三帥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

為炭以瘞殯多埋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

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

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

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侈是弃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

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

人逆之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

在門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楚之討陳夏氏

也在宣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小文王所以造周也

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

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

死無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弑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

子微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

可得也
襄老鄭之執
荀首為之
討入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
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
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
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
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桑中喜トハ夏姬也
國ヲ逃走スル事故
李ナル
及幣幣ハ齊ニ贈ル
物ヲ副使ニ託シテ楚
又ス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魯至
陽橋在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此年冬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叔跪申叔異
室家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
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介副也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幣聘物奔晉而因郟至至郟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
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

性王ウ夏姫ヲ納ルヲ止ム

共ニハ忠カアル故ニ活キ
ノ罪ヲ蓋ヒ居ル

此ハハ古クシテタル何
ノ事ナリヤ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

固也所益多矣也益覆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

年楚滅巫臣族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其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大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

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

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欒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諱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宣公使求好

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年公即位受

盟于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楚不聘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王即位至是三年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夫文王猶

用衆况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戶民已責

責責責逮鰥施及老鰥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我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

于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官辭曰楚遠而

欠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楚名楚侵

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

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

楚遠之遠國也
テ出ノ姓ニクテ滯留
テ居ルト云フ

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

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

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

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

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

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壘詩大

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壘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

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果宣公

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

雩無傳以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赤狄別種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

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

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

鄭所敗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

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

學鼓ハハ殺シテ血祭ニ成マキヲ助ラレタト云

雨トハ界内ハ生捕ノリナ返シ楚ハ知楚ヲ遠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也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戮於宗宗知氏宗廟

脩封疆晉回封境守之防戰時ハ云フ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荀首君稱於異國稱於外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也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

左傳卷十二

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

齊滅赤狄 齊魯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

之文而經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盟尋元年赤棘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

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卿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

為大國

侯伯為次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

子男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 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六

軍備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躒趙旃皆

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

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

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

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 晉侯享

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

為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

為大國

為大國

為大國

為大國

厚誣 証ハウウチイコラフ
ウクトスルコ

收矣 戎朝異服也言 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傳言知罃

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葬鄭襄公 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

無傳公欲叛晉 鄭伯伐許

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 杞伯來

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壽終也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

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諸侯則得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

邇近 諸侯聽焉未可以貳 聽服也 史佚之志有之 文周

也

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

異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冬十一月鄭公孫申

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許地亦晉欒書將中軍代

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

鄭地成阜縣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

爭曲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

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許二國

枉寡君寡君楚君楚

趙嬰事宜在下

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梁山崩記異

夏山在馮翊秋大水無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也

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嬰曰我在

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自告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

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

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

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連糧也梁山崩

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伯宗辟重之重載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速捷斜車轉

問將若之何問當以何道應之也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祭故山崩

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緦車無徹樂

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玉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

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

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

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

史大史過言語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

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

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鄆。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

齊如晉。嬰齊，叔。前年同盟。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

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

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

能久。視流，不端諦也。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巳。今魯

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鄆，言易也。

王八費トスル王ナリ
東楹ハ殿ノ東ノ楹

視流 視又ト
行速 謝又ト
其位 王謝侯位ト

聽於人ト晉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

書衛孫良夫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

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開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

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郕瑕古國

名河東解縣沃饒而近鹽鹽池是國利君樂

陴城之墟ナリ人教配スルナリ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

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其惡

易觀惡疾疾觀成也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困也於

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沈溺濕疾重脰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

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

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財易致則民驕後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如晉傳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前年楚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樂書

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

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武子樂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遷戮也部ヲ攻フ兵遷ヲ

遂至於此此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

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子盍從眾盍何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

民心以子之佐十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知范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

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

三卿
知子范子
韓子三人

王也三卿為王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

平傳並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也免放也免牛可也非禮也吳伐郊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楚邑

衛孫林父出奔晉淮南下蔡縣是也

振旅
軍旅ヲ整
テ暴ヲ討

傳七年春吳伐郊郊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眾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愍恤故夷狄內侵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

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

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

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

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

也。蟲年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

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夏

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

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

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以札父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兩，車

九乘為小偏，二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子屬國。

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夏衛定

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

晉晉反滅焉滅林父邑林父出奔滅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

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晉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

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告辭而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賧公命諸侯即位稱名

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

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葬猶以晉侯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

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未人及左右媵各有

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左傳卷十一

二命 汝陽田先
命今之齊
命今之齊

解體 離
離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之戰今

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

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

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

將奉
行也

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行父懼

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

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

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

與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也天

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

趙莊姬 趙嬰之過

無後 成季即趙衰 有從晉文公 趙盾有相晉 撫之其威

自為逆婦而書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 成公姊妹

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 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禮也 納幣應 使卿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

侯 趙嬰亡 在五年 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 欒氏郤氏亦 徵其為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 姬之子

莊姬晉成公 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 宣孟趙盾 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 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 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

法文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召 相

公周 卿上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 也渠丘邑名莒縣有濰里 曰城已惡莒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度 對曰夫狡焉

狡猾 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 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閉況國乎 為明年 莒潰傳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

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 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

重閉 暴卒

加貨朝聘之禮贈賄
加朝聘之禮贈賄
加朝聘之禮贈賄

邾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邾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

可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公私不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變

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

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不

復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

致女所以致成婦晉人來媵媵伯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晉人執鄭伯鄭伯

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

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楚人入鄆鄆莒別邑

入鄆故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

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月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

絕於杞

我、總シラス、莒ニテ離
逆ルハ魯、諸ヲ為

堅疆
堅ニ疆、殺トヨキ
ヲ以テ諸侯ヲ御
スル、此處、四ノ之ノ
字皆諸侯ヲカス

魯復強、請祀祀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

姬為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歸田、在前年、在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

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

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

傳、夏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蹇父嫁女、於韓侯、為女、婚、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蹇、文、之

德、宋公如韓、侯、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

謝其行勞、婦人夫、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

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晉人來、勝禮也。同姓、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藥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

也冷人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事言不敢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

馬子反言其尊卿敬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天子抑無私也金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

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一月晉

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宗或曰傳之作ル
不貴○アシキモ
ノナリトモ價キ時
ノ代リニアルト云フ

晋鄭伯ハ執レテ居ル
許ラバテ君ハカヘラストモ
カフハヌーヲ示ス

晋が鍾儀ヲ楚ニ送リ和
睦ノ使ヲ遣フ

終二座臣 君子曰侍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侍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決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

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

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

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小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

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

報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上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

齊人來媵無傳勝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孺卒六

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糴莜晉大夫報大宰子商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

衛使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

公子縹子如公班夏四月鄭人殺縹立髡頑子如奔

許髡頑鄭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

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

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

父子不子經因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

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

如公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

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狂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使甸人獻麥甸

二月

饋人飲膳

主為公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

田者

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傳言巫以明術見殺鄭

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叔禽叔申禽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言叔申為忠不

秋公如晉

親用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

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棧還驗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

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諱不書晉

也葬

春秋左傳卷十二

